

走過四方，回到附中

— 溫德生 (日 150 班) —

1965 年夏，考進師大附中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日子。因為眷村有不少學長總是提到這所學校有多麼的棒，至於真正給了我動力的是兩位唸過附中的理化老師，他們的班級編號都是二位數。

附中三年多采多姿，曾經受教於一些不到補習班兼課，非常敬業的名師，包括郭立誠(國文)、楊慎修(英文)、向玉梅(歷史)等。此外也有幾個一代「鮮師」名振校園，像經常在校刊寫「總統與我」，少將退役的楊力行；教工藝課，後來成名的水墨畫家張杰；綽號「西部」，和漫畫小說家牛哥約在西門町單挑的何宗周。

那段日子恰是附中足球的鼎盛時代，記得有一次中正理工來校作友誼賽，結果鎩羽而歸，後來美國學校也來踢館，校隊不畏對方高頭大馬，硬把洋小孩給擺平。至於籃球更是瘋狂，校內有閃電、颯風和友聯三支勁旅，是校隊的班底，曾經出過國手。每到中午下課第一件事情是搶佔球場，口渴便喝沒帶錢也可賒帳的「良心紅茶」，便當則等到下午第一節纔用書本遮蓋着偷吃。

高三那年，師範大學因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改制為國立，附中因此順理成章成為全國唯一的國立高中。有些人帶了寢具住校夜讀備戰，班上耐不住聯考壓力的人常在升旗後翻牆溜到八德路的省立圖書館

「自修」，有一回附中學生和混「華山幫」的外校學生槓上，立即傳呼搬人去助陣，對方見人多勢眾祇好夾着尾巴快閃。還有一個晚上，小偷不知好歹跑來學校圖書館行竊書包被人發現，於是大夥從仁愛路狂追到中廣附近，將小偷扭送到四分局(今大安分局)法辦，附中人的對外團結是沒話講的。

基本上，我畢業後的頭幾年是個純粹的失敗附中人，大學聯考兩度名落孫山，當了三年大頭兵。在新兵訓練中心入伍的第一週，輔導長徵求當過學藝股長的人去製作國父誕辰壁報，結果出列的四個班兵之中連我在內共有三人是附中人。從此，我注意到附中人具有一種說不出的獨特氣質，有時覺得對方很有格調，甚或有些看不順眼，但似乎有點靈犀相通，開口一問居然是同一所高中鑄造出來的人物，這種心電感應的邏輯，經常是屢試不爽。

我服完兵役再唸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研究所，在軍醫界服務了 24 年，最早在空軍總醫院就有好幾位科主任，包括選送我出國進修的老闆都是附中人，國防醫學院也有兩位校友高升到軍醫局局長。有一年我被聘任國軍體能委員，有機會和國防部的長官開會聚餐，遇到一位很優秀的留美將軍童兆陽(高 54 班)，他當過成功嶺的指揮官和陸軍副總司令，原本看好是未來的四星上將，可惜因肝癌不幸逝世。算起來，星光燦爛的高階將領裡頭，陸海空三軍都出過附中人的總司令或副總司

令。

1987年，我曾經按照畢業紀念冊的通訊錄嘗試寄出同學會的「召集令」，約好某日上午9時在校門見面，結果找回近30人。當年班上沒有人考上台大(最好的是清華)，聯考的錄取率僅過半，如今擁有碩博士者達20餘人。有位免當兵的同學連考了五年纔上北醫，目前是國內知名的生醫科技專家，同樣也有人反覆考了四年，最後留美成為國內第一位光學檢驗博士，這就是附中人的韌性和潛力。

同學中以前不太唸書的現在都有一番成就，職業範圍涵蓋經商、從政、醫藥、科技和教育等。每次同學會都不免聊起輕狂少年的往事，昔日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借用附中教室上課時，許多家政系的女生不是被門楣落下漿糊擊中，就是被水杯淋濕一身，那位工於設計整人機關的頑皮同學已改邪歸正，成為鐵路歷史學家；至於經常在地下學生舞會走唱的吉他手，在經營網路事業之餘，不忘舉辦五六年級的老歌演唱會和主持電台的西洋音樂節目，附中人的才藝出眾，可不是蓋的！

英國有一個辭彙—Blue Blood，意指高貴的血統。附中人就一直承襲了類似的「種族基因」，在言行舉止中無形地表露無遺。如果細數創校以來的傑出附中人，可謂族繁不備載，無論行業都有指標性的人物，例如因理念不合而辭職的前行政院長陳冲，為反服貿提出真知灼

見的資深政治評論家唐湘龍，皆是風骨嶙峋之人；即便是江湖中人，如「中國統一黨」的張安樂，不可否認地同樣具有格調。

附中自創校以來即沿用班級號碼，祇要報出數字立即輩份分明，頓時拉近人際的距離，藉由這種「通關密語」不知串連了多少附中人。年初我和一位附中畢業的同事執行學校的企業參訪計畫，受訪人利用掌紋分析和數學模式來推繹孩童的性向發展，我覺得很有趣，相談之下，竟然又是個附中人，而且報出班號後知道是同為國立第一屆，於是邀請他來校作專題演講。

這幾年「五月天」紅遍了天，不但成為兩岸三地家喻戶曉的樂團，還遠征紐約的麥迪遜廣場，原來他們發跡於附中的吉他社。我不禁憶起當年上柳挹群老師的音樂課，班上有兩名學生不及格，我是其中之一，祇因樂理一竅不通，「散塔盧琪亞」又唱得荒腔走板；另一位同學是發育時大吼大叫而倒嗓，此人後來成為國內的登山專家，兩次成功策劃征服聖母峰的壯舉。

每次和老同學相約參加校慶活動，都不忘光顧西大樓樓下的廁所，時光飛逝，多少附中精英曾經在此匯流成河，放諸四海。附中的師長們嘗言附中校園之大為全國高中之最，從信義路走到仁愛路得花上10來分鐘，正因為校地面積的廣袤，心胸也寬闊開展，人生格局自然不同。今年66歲生日後，我雖已得到優惠的搭車「敬老卡」，祇是

皮夾裡仍然保存着那一張 2007 年校慶買的悠遊卡，上面印着「走過四方，回到附中」八個字。

畢業將近半個世紀，校園的景觀已改變很多，惟獨昔日的記憶依然伴我一生，永遠以附中為榮。